

管理案例

三次自我评估带来的思考

闵艳莉 李雁

作为一所建园5年的幼儿园，成都市青羊区天府幼儿园锦绣园正在从基础奠定阶段走向成长发展阶段，我们将户外游戏作为此阶段保教质量提升的重点来抓。《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提出，幼儿园应建立常态化的自我评估机制，这为户外游戏质量提升提供了思路。那如何自评呢？我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拟定了包含每周一次教师游戏自评和每月一次旁观者评价的自我评估计划。

在评估工具选择上，我们采用青羊区教科院拟定的《自主游戏活动评价参考》，该评价参考包括自主游戏的游戏环境、游戏材料、观察指导与评价三个方面10个质量指标，每个指标分为不适应、及格、一般、良好、优秀5级。通过共同学习建立起游戏质量的初步印象后，我们带着标准，开始自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分析总结每一次评估结果，找到排序中的最低分；从自评与旁观者评估分值的对比差异及低分群现象中找到游戏存在的问题、教师认知差异的问题，以及质量要素之间的联系，并进行了一系列教研与改进。



孩子们在赛车区骑行。

李雁 供图

1 第一轮自评：从评估结果中寻找最需解决的问题

一轮完整的评估包括4次教师自评和1次旁观者评估，需要一个月，自评和旁观者评估都采用《自主游戏活动评价参考》指标。自评的教师每周自行选择一次自己组织的游戏进行评价，而旁观者评估则由行政班子组织教师通过游戏观摩完成，通常安排在每月最后一周。月底，我们将结

果收集起来，进行统计、分析。第一轮自评发现，“材料提供”指标得分最低，为2分或3分，即质量处于及格到一般这个层级。毫无疑问，材料的提供是我园现阶段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教研活动时，我们向教师反馈了评价结果，同时对材料提供的评价指标进行再度学

习。对照标准，我们的差距在哪里？教师结合看到的情况发言，黄老师说小草坪的材料明显不够，刘老师说小竹林里幼儿想做饭，但连锅都没有……看来，材料数量不够、种类太少是这项指标得分低的原因所在。

为解决这个问题，大家约定把每周五下午确定为游戏区的材料日，不进班的教

师走进游戏区，整理、调整、补充材料。同时，我们将一个班教师负责一个区域的形式，转变为每个区域由大、中、小班各一名教师负责，这样在材料提供时也能兼顾不同年龄段幼儿的需要。教研结束，教师翻阅参考书，并收集材料，开始积极准备。周五下午，教师聚集在自己负责的游戏区，进行材料调整。小草坪增加了石头、砖头、树枝等自然物，小竹林增加了帐篷、锅碗瓢盆等生活物品……游戏区材料肉眼可见地丰富起来。

再度回顾评估指标，对照3分标准中“除必要的成品玩具外还应提供半成品材料等供幼儿使用，材料有一定的难易区分”。这样看来，仅有自行车还不够。这时，经验丰富的李老师说：“材料提供是给幼儿选择的机会，激发其游戏意图，如果只有自行车，幼儿就只能产生骑车这个行为，如果多一些材料，也许就能激发他们更多的游戏行为。”李老师的话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通过这次研讨，大家认识到了材料提供的意义，同时意识到，不能简单认为每个幼儿玩起来就是好的，还要透过幼儿与材料的互动情况来判断材料提供是否合理。这次讨论也让赛车区的教师深受启发，他们回到班级收集幼儿的意见，后来增加了加油站、洗车场、以及红绿灯、斑马线等材料。

享，让所有教师都感受材料投放改变引发的幼儿游戏状态的变化。最后，教师分享了自己材料提供上的经验，大家谈了许多，比如“多问幼儿的需求”“让材料可以活动起来”……带着这些经验，教师又开始了新的实践。

短短3个月，我们感受到了自我评估的力量。对于刚开园5年的幼儿园，教师还不成熟，保教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通过对自评的梳理与分析，我们找到了急需解决的问题。自评因此成了教学改进的起点，也让教师有了持续成长的动力。

（作者闵艳莉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李雁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天府幼儿园锦绣园）

2 第二轮自评：从评估分值差中看到教师差异

第二轮评估结束，我们再次将评价结果进行统计、排序，惊讶地发现，“材料提供”这一项，教师自评多为4分和5分，而旁观者评价只有2分和3分。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分析后发现，“材料提供”这项指标3分与5分的差距，主要集中在材料提供的质量上。3分标准仅提到材料要有难易的不同，而5分标准则提出材料要有趣味性、挑战性，有助于幼儿的想象与创造……而这些指标要透过幼儿游戏情况深入判断，能否正确判断有一定难度，和教师的专业水平有很大关系，也是造成分值悬殊的原因。这就需

要我们缩小教师的认知差距、理念差距和行为习惯，形成共识。

于是，我们选择视频教研的方式，试图通过定格一段场景，让不同教师进行解读与讨论，在认知上达成一致。视频内容为幼儿使用材料进行游戏的过程。本次教研，我们选择幼儿最喜欢的赛车区。视频里幼儿骑着两轮车一圈又一圈地转……视频播放结束，我请教师对其中的“材料提供”进行评价。组织游戏的王老师根据场景给了4分，她认为，赛车区每个幼儿都骑得不亦乐乎，活动是满足幼儿需要的。

但作为旁观者的杨老师只给了2分，她认为，这个区域材料单调，只有自行车，游戏性不够。两名教师给出的分值正好和评估结果的差异一致，于是，我让教师讨论：你同意谁的意见？为什么？同样给出4分、也是赛车区的张老师认为，赛车区就是玩赛车的地方，材料就是车，车子足够多就行了。打2分的刘老师说：“5分的指标要有挑战性，从幼儿的游戏效果看，他们仅仅是在骑车、绕圈圈，没有其他玩法，游戏水平比较低，说明材料挑战性不够，如果增加一些障碍就能增加挑战性。”刘老师的话让大家

3 第三轮自评：从低分群中找到关联性

第三轮自我评估仍然沿用前面的方式。当我们汇总和梳理结果时发现，多个游戏区在“材料提供”“材料使用”和“幼儿活动状态”上得分都很低，且呈现出一致性，即“材料提供”3分，“材料使用”和“幼儿活动状态”也为3分或2分。

分析这3个指标，我们发现了其中的关联性，即材料提供决定材料使用效果，材料使用效果又和幼儿的状态息息相关，可以将这类指标看成一个群。本次评估，这3个指标是低分群。从这个低分群中，也可以看到第

二轮评估中将材料提供和幼儿的活动联系起来评价的过程，对教师的评价也产生了影响，让他们有了一定的综合看待指标的眼光。

我们再次使用视频教研的方式，内容是调整后的赛车区。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些幼儿开心地骑着车，有些车上载着物品，一旁有“交警”带着违反规则的“小司机”学习交通法规……教师一边看一边发出了赞许声。我请教师根据这段视频，从“材料提供”“材料使用”和“幼儿活动状态”进行评价，发现评分一致，都为4分（良好）。

我向教师反馈了第三轮自评结果。本次评估，赛车区、小茅屋和小竹林区域在“材料提供”“材料使用”和“幼儿活动状态”指标上都得了4分（良好），而其他区域这几个指标仍在3分左右。如果把这3个指标看成一个群，请大家分析它们的联系，教师马上反应过来，这3个指标是有关联的。小王老师感慨地说：“原来核心还是在材料提供上呀。”看到教师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又邀请小茅屋游戏区、小竹林游戏区评估得分都在4分的教师进行视频分

幼教杂谈

走出幼小衔接狭隘、急促、肤浅误区

滕璐

幼小衔接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家长普遍焦虑的教育痛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小学采取了多种策略，探索幼小衔接的有效路径，如“零起点”教学、校园环境布置得适合儿童等。同时，幼儿园也做了不少幼小衔接工作，比如带大班孩子参观小学，让其熟悉小学环境，但这依然不能缓解家长的焦虑。究竟是家长过于焦虑，还是教育部门还有作为空间？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澄清社会对幼小衔接普遍存在的三大认识误区。

第一，幼小衔接的狭隘化。谈及幼小衔接，家长普遍将其与识字、计算联系在一起。认知能力发展当然是儿童发展的重要领域，但并非幼小衔接的全部。《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围绕幼儿入学所需的关键素质，提出了四大准备。认知准备与其他三种准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大量的实践经验表明，一个身心尚未做好准备的孩子，他（她）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以及与同伴

交往中都会遇到许多障碍，进而影响其认知发展。反之，一个孩子如果没有很好的认知准备，他的身心健康和社会交往也会受到影响，比如信心不足、交往能力受限等。因此，幼小衔接绝非只是认知准备，多数幼儿园在这一点上都有充分的认识。如何将这一认识转化为社会共识，形成家园社协同育人局面，幼儿园大有作为。

第二，幼小衔接的急促化。谈及幼小衔接，许多人都将其锁定在幼儿园大班与小学一年级阶段。但如果仅仅在这两年开展幼小衔接工作，难免会出现急促化，从而造成家长的普遍焦虑。2019年，笔者在美国一所幼儿园观察到一个孩子在绘画作品中拼错了“Daddy”一词，笔者问教师如何处理类似问题，教师说要看是几岁孩子的作品。如果是3—4岁，要表扬孩子，因为他已有书写意愿，且初步掌握了自然拼读规则。如果是4—5岁，她会悄悄把正确的拼写写在旁边，但不当面指出孩子的错误，要在保护孩子书写欲望的同时引导他学会正确拼读。但如果是5—6岁的孩子，就要当面指出，并

教会他正确的书写规则。这个细节让笔者陷入了沉思，一个拼写错误，教师就能等待几年，而我们完成幼小衔接，却只给孩子两年甚至更短时间，这是不是太严苛了？事实上，孩子从入幼儿园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为上小学做准备了，这是他“向上生长”的基本规律。因此，幼儿园应重塑幼小衔接时间观念，从小班就开始着手，这样才能不慌不忙地推动这一工作。

第三，幼小衔接的肤浅化。很多家长将幼小衔接等同于识字、算术，而幼儿园又不能“小学化”，在实践中，一些管理部门甚至简单粗暴地规定，幼儿园不能出现文字。这都是幼小衔接肤浅化的表现。且不说幼小衔接不同于认知发展，即便是认知发展，我们也要有更深入的认知。比如，孩子要不要识字？当然要。反对“小学化”，并非不让孩子接触文字，而是反对用“小学化”的方式教文字。幼儿的认知方式是整体图片化的，而中国文字天然具有象形的特点，如果能给孩子讲汉字故事，同时结合孩子日常生活经验开展丰富的文字游戏，不仅能激发孩

子的学习兴趣，还能帮他们从小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又如数学，许多家长不满足于幼儿园的教学，认为仅仅停留在10以内的加减法太浅了。殊不知，幼儿园至小学阶段，数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孩子形成数感，让其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反复体会数字及其代表的生活意义。

要走出以上三大误区，我们不仅要幼小衔接有深刻的反思，让家长对幼小衔接有更系统、更深刻的认识，更要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其中，“幼小联合教研”就是有力的抓手，无论对幼儿园还是小学，都有很强的可行性。课程始终是学校教育的核心，而教研则是课程实施的质量保障。谈幼小衔接，如果仅停留在活动上，不深入幼儿园和小课程，那是舍本逐末。而如果仅停留在课程文本的衔接上，不深入实践现场，不通过联合教研激活教师对幼小衔接的思考与实践，那么无论课程设计得再好，也不能切中要害。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教师发展

汤婷

江苏省句容市白兔镇中心幼儿园是一所乡镇公办园，随着近年来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近10年，幼儿人数由近300人缩减至63人，教师由18人缩减至10人，出现了教师工作热情低、竞争意识弱、教研活动参与度低等问题。怎样调动这些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推动幼儿园可持续发展成了我们的研究重点。在实践中，我们用爱、用心、用情，最终打破了教师的发展困境，帮他们找到了职业发展自信。

用爱触碰教师内心

我会不定期地和每位教师来一次“交心”，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在对话中我了解到，教师们觉得孩子少了，没有人气，没有动力，工作热情怎么都提不起来。听到这些声音，我不禁反思：关心关爱天天说，但管理者是否关注到教师的心理、教师的生活了？我坚信，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积极向上的因素。

于是，我园工会转身从“外围”来到了“核心”，每次工会活动改为倾听教师的想法。而且，针对教师的想法，我们会逐一创造条件满足他们的需求。比如，我们借助句容市家庭教育讲师团的力量，不定期邀请心理健康导师入园疏导教师情绪，向他们传授家长工作妙招、家庭教育经验等，为他们排除工作和家庭生活的烦恼。同时，在万物复苏的春天，邀请教师家属一起奔赴徐村草莓基地、伏热花海，在垄间悠闲采摘，品尝甜美的草莓；在花海中穿梭，感受大自然的美妙……我们还会不时给教师送上小惊喜，比如在高考季，献上一份手绘的专属于教师子女的“高粽”祝福；教师节，我手持鲜花站在大门处迎接他们每一个人……

这一系列温暖教师内心的做法，让他们感受到群体虽小，但满满的都是爱。

用心挖掘个体闪光点

园内有6名专任教师，遇到评优评先、竞赛等活动，在有名额、有指标的情况下，大家认为在周期内都会轮到自己，不需要太努力。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实现自身价值呢？

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指出，要尊重个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尊重每个人独特的发展潜力。我园从分析教师个人发展规划入手，充分挖掘每名教师的优点，并建立互帮互助机制，以此激发教师争当先进、创优争先的动力。比如，有的教师擅长班级管理，有的教师擅长班级环创，有的教师擅长家长工作……我们就利用教师的禀赋差异，展开互帮互助，为教师成长赋能。2022年第一学期，考虑到幼儿乘车安全，政府希望取消校车，需要教师走家入户征求家长意见。一名老教师跟一名年轻教师一组，沟通中年轻教师以官方口吻与家长交谈，效果不理想。老教师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和家长沟通，缓解家长的不满情绪，最终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和理。通过这件小事，这名老教师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又如，在班级环境评选中，一名教师发挥环创优势，主动帮另一名教师，后者在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

在这样的同伴经验共享中，教师学有榜样、干有方向，既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能提升对幼儿园的归属感。

用情激发教师探索欲

幼儿园教师少，教研势单力薄，不愿说、思路少、碰撞少，无法形成有效的头脑风暴，这严重影响了幼儿园课程质量。

我们改变传统教研模式，开展“关于教师介入幼儿游戏那些事”草坪教研活动。大家围成圆圈席地而坐，其中一名教师述说案例。比如，一名教师分享了班级娃娃家案例：“我被孩子们邀请进入娃娃家，阳阳一边做比萨，一边邀请我吃。我问，比萨是用手切吗？他就去柜子上找了把刀切开，接着用手拿给我吃。我又问是不是用手拿着吃，然后他又去找了个盘子。”结束后，教师讨论此案例中教师是否应该介入。一名教师认为，案例中教师以游戏者的身份介入并且是被邀请的，很自然，幼儿和教师一起游戏，介入也不生硬。但关于“用手切”“用手拿着吃”的问题，教师还是应该给幼儿更多的自由，不要急着马上问。另一名教师认为，教师所说的“用手切”和“用手拿”，是想调动幼儿的生活经验……

这样的教研围绕活动现场和素材展开，教师参与感很强，能激发他们主动思考、交流，增强团队凝聚力。同时，经过对一个个真实案例的研讨与碰撞，教师们看到了自己在教研中的进步与成长，也由衷地感到喜悦。

与此同时，因生源减少，区域内其他两所幼儿园也慢慢变为小微园。在这种情况下，3所园达成共识，把3个小组聚成一个群体，形成小微园联盟。大家利用每月联合教研的形式，联动周边姐妹园资源，汇聚和碰撞智慧，助推教师群体共振。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大家意识到，幼儿减少固然是不利因素，但教师也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关注、了解、研究幼儿，可以尝试打破班级界限，鼓励幼儿交叉互动，开展混龄教育。于是，我们产生了共同的研究方向：人口减少背景下农村幼儿园混龄教育的实践研究。

乡村小微园，园小、人少，但这不是难以发展的借口，只有摆脱现状，与教师心灵产生共振，让教师重新认识自我，丰富自我，努力在每个阶段走好、走实，幼儿园才能越走越远，越走越久。

（作者系江苏省句容市白兔镇中心幼儿园园长）

小微园教师如何抱团成长